

溫國文正公文集

十五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章奏十二

奉養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永昭陵寺劄子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民有犯惡逆乞不令長官自劾狀

二先劄子

延訪群臣第二劄子

奉養劄子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

未嘗廢闕非獨群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

陛下既為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

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

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

必思報答况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

忘之先帝立陛下為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

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

下踐阼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

皇太后為陛下攝理萬機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

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兼三德

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

人其謂陛下為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十八

一

從

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戒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

上聖答了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禮報德之義我為君之職訪

溫公二十八

善之道臣屢來文定敘述已詳不敢復煩而主聽獨以

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請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為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王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初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甚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為常威福之柄浸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

固位則下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
以爲重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機之務
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
邸事漢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漢王皆
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漢王
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漢
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
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
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
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叡之德
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
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
如返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爲未晚若固守所見
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寔久曩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
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
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
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又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知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
臣曩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
出臣以爲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
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
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疎遠之地誠
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惶惶不安所以有

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慙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曩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群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群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機之務無由治辨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宸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苟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永昭陵寺劄子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若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

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為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
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
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
置寺啗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
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
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
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
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浹四海澤
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坐天堂樂
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
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
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

佛不能為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
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
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
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
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群臣
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修
之人因此為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幸之路臣竊為朝
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
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
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

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為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為當臣猶恐四方踈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為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益進輿言如元所奏即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為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為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尚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位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鄉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欣喜況今春少雨麦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飢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群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况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曷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督史之言選揀時日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民有犯惡逆乞不令長官自劾狀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辱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沉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勅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

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
參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
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勅裁朝廷近年務
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
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
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
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耻務為身謀遂使頑民益無
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
寬此悖逆之民以為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
化之失風俗之弊并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
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
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官及附表自

溫公文二十八

八

蔡

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
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
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
正法勘鞫斷遣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
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
奏取進止

二先劄子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
萬機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
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陛下雖踐祚暮年於國家大
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
以望於陛下者也曷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

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它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後骨肉至親獨

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旣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讎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

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咏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頌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譏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内生疾病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太學子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

溫公文集卷之六

十

吉

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使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眾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為眾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守居深宮自

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為遠慮賢
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
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
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群生失所
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
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
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
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
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延訪群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溫公二十八

十一

名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
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
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度政未奉慈旨
不敢擅召群臣與之論議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
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隨日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
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日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
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機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
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
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群下至於小臣卒
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為
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
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為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

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
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墮廢舉而行之有何
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近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
施行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章奏十四

取索劄子

后族乞不推恩劄子

上皇太后疏

兩府遷官劄子

又劄子

感慈塔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貢院奏繫官親人許鑲應狀

取索劄子

臣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

溫公二十九

使臣以皇太后言申牒逐處有司再具牒子奏聞候
見御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事理恐未至穩便
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
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
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
閣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
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為迂迴萬一使者懶慢有司泥
文皇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
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
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繫
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啻蓋優尊者不可限以
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

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門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出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閣便臣文字繳連實封引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偽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取進止

右族乞不推恩劄子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太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為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右族亦恐未宜褒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應右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佗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右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之不可

温公三十九

二

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叔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

榮取進止

出啣作聖更

上皇太后疏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令杜稷之重同聽廢政以安群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准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之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守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群居長者或恩意不備幼者或不肖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幼者

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極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增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其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之日為萬民父母事天下言責孰不

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固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踈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况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其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悅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踈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頃不時滿意則愠對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郵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

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辭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踈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頃臯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脩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

遇疾之際官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辨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德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闕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懈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言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

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
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
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推謝然後兩官
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
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
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
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
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
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
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
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
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

司馬文二十九

五

吳仁

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
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
猜而遠之則踈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
無貳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
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踈踈
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踈踏而不
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
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
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
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
寧是臣所以為報効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
聞惟留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兩府遷官劄子

臣伏觀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期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為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勦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為宜則何以率正佗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上

又劄子

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

溫公文集二十九

六

吉

嫉其遷官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臣臣固知其入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豫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為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群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為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為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纘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

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
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
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役使群臣若抑而不與
則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
且輔佐之臣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它
人之幸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
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為曹倫無功尚加使相况
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
愚以為不然陛下所以賞曹倫者非以為有功也不
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為報故褒崇元舅以
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它
人則是曹倫隨眾遷官不為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
所慰焉然則陛下虛捐盛恩而眾人皆以上例遷官
何足為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
不量其力以橫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為朝廷忠謀無
恤其它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感慈塔劄子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圻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
京東京西河此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
春少雨麦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
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
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雇妻賣子以堪糶
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贖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
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

膳以救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為失
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為日已久借使更經
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飢窮朝不及夕
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為盜賊
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
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誚諛苟且
曾不為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
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
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脩此塔又其餘不急之費有
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俟他年豐
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
愛民之意焉盛衰之一事也取進止

溫公二十九

上殿劄子二道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
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宜也若有事故請假
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稟德音云欲自以聖
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
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為國之要在於審察人
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
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聽則萬機當其理百官稱其職
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渾殽之謂昏下情不
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曠
曠萬機乖戾亂之至也極治則安至亂則危故聰明
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

而不以此事為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
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為陛下
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捨己從人稱舜之德
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
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為首何哉聰明故也
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
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
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懦懦不喜見朝士
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酒淫泆常在後宮盜賊
滿天下惡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
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為首何哉昏
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偽無

溫公二十九

九

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
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訓察以盡其情用能
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
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聞耳目當茲親政之
始雖矜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况深
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
例上殿無由進見願叩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
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
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
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為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為
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
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

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致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續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役使群臣且輔佐之臣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它人之幸進伏蒙陛下面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它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它人自然不敢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

溫公文二十九

十一

五

確然終不開細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僚互相形比繼續遷官猝無窮盡其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群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此令之行必自貴近爲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取進止

貢院奏繫官親人許鑲應狀

先准嘉祐三年八月二日中書劄子供繫官親授班行人云云右具如前當院檢會貢舉條制若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雖工商雜類亦聽取解又進納人自

來皆得鑠應看詳上件繫官親人並是三代食祿之家有人保任方得充選比於工商雜類納財授官之人流品殊勝其中豈無奇才異行可以進用豈可止以連姻帝族遂同贓私罪犯之人不得鑠廳應舉求諸義理全無意謂欲乞今後應與宗室女為親補轉班行者如別無事節違礙科場條貫並許依其它武臣例鑠廳應奉以廣求賢之路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

章奏十五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上殿劄子

擇帥劄子

延訪群臣第四劄子

任守忠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奉養劄子

內侍差遣劄子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准中書批送下太子中舍知封州軍州事柳材奏伏見國家間歲一開科場詔下州郡使之鄉舉里選遣詣京師覆試於禮部雖幽遠之士咸與其進然而天下發解進士到省常不下二千餘人南省取者纔及二伯而開封國學鑠廳預奏名者殆將大半其諸路州軍所得者僅百餘人爾惟陝西河東河北荆湖北廣南東西等路州軍舉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竊以科舉旣頻天下之士誠奔走之不易而嶺外尤為遐僻每隨計動經五七千里往來不啻百餘程跋履道途蒙犯風雪比至京師扶持困躓之不暇使與郊圻安燕之士角其藝能固不可得也旣而不第孤寒之路最爲蹭蹬千進且難往往廢學於臣愚見似有未



均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荆封國學鎮廳舉人
試卷夾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
名委封弥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
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
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
下兩制計及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
歲三次科場為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
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二人約五人中取一
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
者四十四人約六人由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
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十八約三十人中取
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
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三人及第
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
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
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
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
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
二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
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
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
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
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
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

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
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
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
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
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
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
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
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三十二人並全
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
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
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
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
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
解及免解者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
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
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
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
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
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
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
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
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二館之人其所
好尚即成風俗在舉人追趣時好易知體面淵原
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

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者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交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林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踈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号必慮試

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為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徧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

司馬文世

五

蔡文

若朝廷尚以為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為徧徠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為徧徠其餘路分並依此例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混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上殿劄子

臣聞舜與臯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為美以叢脞為非

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者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爲之不然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群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其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効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群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擇帥劄子

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爲

備之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略使程戡資性莽
回涇原路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悞
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關一旦警
急必敗大事譬如開門揖盜以肉餒虎臣竊謂國家
危之伏望朝廷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
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祿之臣取進止

延訪群臣第四劄子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內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
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
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
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竊意內外之

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
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
為而陛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
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
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胸
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
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
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
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
在彼祇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
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
止

任守忠劄子

臣竊聞入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官自以為功仍受中官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來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畏憚益恣巧諂公取官物自眩私恩贊導椒房首為侈靡既求權寵又分厚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跡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姦罔上諂佞貪婪竊弄權柄固非一日

鳳州公文集卷三十一

八

七

專為讒慝交御名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官為不順陷陛下為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阼之初天威未震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第三劄子

二十日上殿明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跡乞正典刑至今

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
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
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詖譖諂諛苟求悅媚其罪
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
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
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為不
少而資性貪恠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
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
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習臆妄行
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
糾擿成事使官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為
比其罪四也漢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

皇公文三十

九

受

夷皇族乘其有喪勾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
誣長子宗懿以為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
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寢高未有繼嗣
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
蓄姦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
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
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
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
下既為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
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為陛下之父不得施
為父之恩陛下為先帝之子不得展為子之親其罪
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續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

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闕伺語言撰造事
迹往來華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
投標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立有負恩之謗交犯名兩
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
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
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
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
隨勢斗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
陛下之計為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
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邑怏成
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為身謀止不顧天下之人
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太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

令德守忠輒為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
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
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
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為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
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
餘欺慢為姦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
大賊人之巨孽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
斬於都市以懲姦慝取進止

奉養劄子

臣伏見陛下昇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
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
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

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
陛下爲辭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
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
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
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抃悅然
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茲人之情與陛下所
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
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悞致屢有違忤皇太后
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
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
承顏順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
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

文三十一

十一

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
永安今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
恐長無可復之期豈唯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
將傳於史策取譏万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
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內侍差遣劄子

臣曩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
之都知司臣當時已曾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內內侍
省都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
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
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
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

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勾重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擇試之以事觀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

不進止

腹之

所見

御藥

四人

亦乞

陛下

一依

舊例

於內

使

當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

公文集三十

四十二

陳



